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十八年

第一〇六七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一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1067)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迦納、幾內亞、摩洛哥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382)；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日剛果 (布拉薩市) 常設代表團代辦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 (布拉薩市)、剛果 (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及上伏塔等國代表名義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409)	1

例 言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刊載在每三個月印行一次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一千零六十七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三午後四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J. C. BORJA (菲律賓)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中國、法蘭西、迦納、摩洛哥、挪威、菲律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委內瑞拉。

臨時議程 (S/Agenda/1067)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迦納、幾內亞、摩洛哥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382)；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日剛果(布拉薩市)常設代表團代辦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達干及上伏塔等國代表名義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409)。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迦納、幾內亞、摩洛哥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382)；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日剛果(布拉薩市)常設代表團代辦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

彭、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及上伏塔等國代表名義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409)

一. 主席：依照理事會上次決定，我提議請馬利、坦干伊喀、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烏干達等國代表就理事會席位。

Mr. Sori Coulibaly (馬利)，*Mr. K. R. Baghdelleh* (坦干伊喀)，*Mr. Mohamed Riad*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 *Mr. Emmanuel Ndawula* (烏干達)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現在安全理事會將恢復審議當前問題。在請名單上的第一位發言人發言以前，我要通知理事會各位理事，剛才已經有一件決議草案[S/5425/Rev.1]以迦納、摩洛哥及菲律賓三國代表團的名義提出。

三. Mr. BENHIMA (摩洛哥)：一九六二年六月當大會第十五屆會第二期會議討論南羅德西亞問題時，我曾經這樣說：

“負責執行聯合王國政策的人在解除殖民地的歷史上記下一段經驗，其明朗與遠大都很值得重視……”〔第一一九次全體會議，第五十九段〕。

可是“南羅德西亞目前的情勢與聯合王國對它的政策”——此種政策對其友人來說至今仍莫測高深——“使我們有理由感覺憂慮。事實上，我們擔心在這個地方，正常演進過程可能被受種

狂與仇恨激動的暴力所替代。因為畢竟沒有一個預言者能夠來這裏向我們或向聯合王國本身保證南羅德西亞的兩百五十萬非洲人民一定會承認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的憲法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並會等候將來會有一位 Welensky 忽然寬宏大量讓他們享受……今天不許他們……享受的最基本與合法的權利……〔同上，第六十一段〕。

四. 才過了一年多的時間，我們所感到的憂懼已成爲事實了，南羅德西亞所出現的新情勢使我們爲非裔人民的命運所仍然懷有的一線希望，亦歸於破滅。聯合王國代表對於迦納與摩洛哥堅持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安全理事會來審議，真的覺得驚異，可是不幸非洲當前所面臨的發展情勢正是它早就預料到並一再譴責過的一種情勢，而現在的結果竟然是出現了一次真正的政變，在維多利亞瀑布提筆一揮，就把一個非洲領土以非常牽強的法律根據轉換爲由一個外來少數派所統治的國家。

五. 去年大會多數會員國緊急籲請審議本問題的時候，聯合王國代表曾經表示不滿，有時還出之以嘲諷的語氣，可是他自己對於大會大多數會員在問題提付辯論時所採取的溫和態度，也表示過贊許。我們自己也會利用這次辯論，籲請——就保留的權力與國際組織的支持兩者而言都處於強有力地位的——聯合王國對南羅德西亞歐裔少數派的代表施行其權力。我在稍後還要討論到過去一年中聯合王國政策的某些特點，我們可以老實地說，這種政策的結果是對南羅德西亞人民拋棄了責任；可是，我願意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說明，不管聯合王國對我們的行動有甚麼想法，我們作爲非洲人，及本組織會員國所具有的責任感都使我們要把這個問題在安全理事會上提出來，並把我們所看到的與當地情勢有關的一些客觀事實告訴理事會。

六. Sir Patrick Dean 曾經以他向有的說話技巧向我們解釋說〔第一〇六六次會議〕，目前在南羅德西亞並沒有爆炸性情勢，或是對和平的威脅。即使我們承認，除非有牽涉到動亂及壓制措施——對採取此類措施的人來說，是因爲動亂的結果所產生的威脅而才採取這些措施，因而也就是合理的——的嚴重危機，在一個殖民地領土就沒有對安全的威脅存在，即使如此，我們也從來沒有發現過有一個殖民國家向本組織承認在殖民地有對和平的威脅存在。可是，威脅和平的概念並不僅限於這類情勢。當法律、政治或

經濟的決定嚴重影響到一個殖民地領土人民的命運時，當這些決定的後果與將權力移交給南羅德西亞的白種人政府所能產生的後果同樣明顯時，就很難可以說並沒有對和平的即刻或可能的威脅存在了，更不能說是因爲將這件事情交由國際組織審議倒反而成了威脅。

七. 我也願提到聯合王國與聯合國大會大多數會員國在觀點上的另一點不同之處。每次聯合王國代表參加對南羅德西亞的辯論時，他總是堅持說該領土並不是一個非自治領土，憲章第七十三條也不能對該地適用，並說依據憲章第二條第七款，本組織無權干預這件事情。

八. 自從金山會議以來，殖民主義集團一直就以此項無權管轄的論點作爲掩護。這種論點說，一個帝國是母國的一個完整部份，而殖民地人民的命運也就是不在憲章權力監督之下的內部事務。可是，在有些事情中，聯合王國曾經承認過這項論點的弱點，並且在解除殖民化的過程中與本組織合作，使許多國家與領土都恢復了它們的個別性格。因此，這項陳舊的論點現在仍然被提出來，並且如此熱烈地爲南羅德西亞一案辯護，就好像該地是一個英國的州郡一樣，實在是非常令人驚異的事。事實上，任何此類解釋都已爲大會及第四委員會的幾次屆會、以及特設委員會的三十來次會議所否定了。

九. 以前我曾經指出過，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在精神上並不僅限於消除在國際間顯示由一個國家統治另一個國家的一些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因素，同時也旨在清除前統治國家與新國家的關係上任何足以使事實上的從屬關係恆久存在，因而在新國家的國內或國際生活中產生一種新的不平衡現象的一切因素。在我們看來，南羅德西亞無非是一個聯合王國統治下的領土，因而在不同時期曾經決定殖民國家及殖民地領土間關係的政治制度不能被援用作爲理由，說是具有法律上的延續性，使管理國家在放棄其責任時可對新的關係加以曲解。

一〇. 由於英國政府的意願或由於其無能，種族優越感正在南羅德西亞被制訂爲法律，這種情形在銷毀南羅德西亞人民自治或獨立的概念，不論是就其實質及所有最起碼的形式而言。自治的意思是把管理國家的權力移交給當地土著居民，可是聯合王國正在準備的移交卻並不比一九二三年的權力移交對該領土的土著居民更爲有利。

一一. 當我們攻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的憲法,¹ 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的選舉時, 我們的目的是譴責一部每一條都是全部否定南羅德西亞人民基本權利的憲法, 也譴責被絕大多數的非裔人民所抵制的一次選舉, 因為可以說只有白種人才通過了他們的憲法、建立了他們的政府。因此, 聯合王國以這種方式來處理其與因征服一處非洲領土而移殖到該地去的英國人民的關係, 不能認為是解除南羅德西亞殖民化的一種政策。

一二. 我確信, 理事會各位理事一定已注意到聯合王國代表在其振振有詞的發言中對於非裔人民的今後命運, 卻是一字不提。他對於數百萬非裔人民之存在, 絕口不提, 這些非裔人民現在將在 Mr. Winston Field 的種族主義獨裁統治之下任人宰割。他從來沒有為這些人的公民或政治權利而向我們提供過最低限度的保證, 理由很簡單, 就是聯合王國所採取的決定已經取消了任何保障, 此項行動構成了聯合王國對非洲、以及對國際社會的真正的瀆職行為。又因為聯合王國一向致力於使它與其前殖民地間的關係能有平衡與和協, 而且在這一方面很得到成功, 所以這一次此種行為的蠻橫性質與聯合王國在解除殖民化方面所採取的一系列順利的行動相形之下更是令人驚異。這裏面有一種不相稱的情形, 勢必使我們對此類決定的原因與其全盤影響不得不作深切的研討。在本問題討論過程中, 尤其是在南羅德西亞問題小組委員會² 兩次訪問倫敦期間, 聯合王國儘管仍然維持我在發言開始時所提到的那項原則性的立場, 卻顯示出對問題本質有非常清楚的瞭解, 並給人一個印象, 就是它為爭取時間而作的努力可能會幫助它找到對這個問題的一項適當解決辦法; 而問題的確是十分複雜的。在倫敦舉行的許多次會議, 以及 Mr. Butler 多次訪問中非, 都令我們以為有許多可能的解決辦法, 但是決不會想到所有這些活動的結果竟是由聯合王國政府將權力公然移交給南羅德西亞的反動資本家, 與他們的聯合王國銀行家的寡頭集團。

一三. 我很記得當年戴高樂將軍堅決地終止阿爾及利亞歐裔人民中文武反動派的威脅時, 聯合王國的

官方與非官方報刊都會對戴高樂將軍備加讚揚。聯合王國政府深切地信仰强有力的中央集權, 因而也間接表示贊同並尊重對寡頭政治集團所採取的一種堅毅無畏的態度, 而寡頭集團所代表的, 也無非是任命他們的那個政府的權力而已。因為沒有人向我們提出過任何其他理由, 所以我們對目前此種態度所能提出的唯一解釋, 很不幸的就是 Mr. Macmillan 及 Mr. Butler 政府那個奇怪的放棄責任的行動。我們絕不否認南羅德西亞問題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除了最微妙的人的因素、也就是種族問題以外, 它還牽連到無須諱言的一些經濟與戰略方面的問題; 可是, 我們已經知道, 聯合王國的解除殖民化政策的另一個經常特點, 就是它總是能夠有辦法在那些領土獨立以後保留或重新取得其合法利益。它在南羅德西亞的廣泛利益也可以同樣地經由一項自由政策而受到保護, 自由政策當然可以提供較諸因目前情勢而必有的風險更為妥善的保障。自卡坦加與北羅德西亞採用過的方法中所得到的教訓是, 前者是沒有用的, 而後者則是切合實際的。聯合王國政府所以會在這個問題上離開其傳統慣例, 可能是因為不得不對商業界所施加的壓力有所讓步, 而這些商業界人士的利益, 在卡坦加、南羅德西亞、安哥拉及南非, 又都是大致相同的; 因為毫無疑問, 聯合王國的態度, 無論在安哥拉、在南非或在卡坦加, 都只能有一個共同的解釋, 就是說它表示有決心在一個人文、經濟與軍事特質相同的地區保衛目前已經輪廓很明顯的某些利益與戰略地位。

一四. 過去非洲對這類變動也感到過關懷, 可是它對於聯合王國最近的決定卻感到特別驚異; 因為不幸聯合王國新政策路線並不僅限於自認無能為力, 及某種不公開的同謀行為這最初的兩個方面。它透露在另一點上也背叛了自由的傳統。過去二十年來, 每遇聯合王國要調整它與前殖民地的關係時, 它總是在它認為決定性的階段中停滯不前, 而在有些例子中, 這也許並無大害。在一個領土走向獨立時, 倫敦通常總是以值得注意的一貫態度提出了在領土人民的各不同種族組成部分之間維持權力均勢的問題。在印度, 此項問題的解決是把這個國家分為兩個不同的國家。此種問題也使賽普勒斯繼續處於一種艱困的危機狀態, 一直到能找到和諧的解決辦法為止。這種情形也阻延了肯亞的獨立, 原因不過是為了部落間的分歧意見; 至於在蓋亞那, 則據說是為了對保護少數派而有的關懷。但是, 在聯合王國意圖將全部權力立刻移交給南羅德西亞的種族主義政府時, 我們卻不能發現有絲毫表示此種關懷的跡象。三百萬非裔人民就這樣被置於

¹ 一九六一年由議會所頒佈的南羅德西亞(憲法)勅令, 一九六一年, 倫敦皇家印務局。

²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所設小組委員會。

在四十年前才由英國人在一個非洲領土上建立起來的歐裔少數派的專橫統治之下。事實上正是因為這一系列從其本身及產生經過來看都很重要的矛盾現象，才使我們對這件事感到合理的關懷，並使我們感到有責任要求理事會舉行這次會議，以便聯合王國可以清楚表明其意向，而聯合國也可以藉以表示其自身並不像聯合王國那樣，對於把南羅德西亞人民交由 Malan 與 Verwoerd 之流的極端主義信徒隨意擺佈，是無動於衷的。

一五. 我對於 Sir Patrick Dean 昨天在理事會為他的政府的論點作解釋時能說得頭頭是道，真是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欽佩。他的解釋將問題說成是聯合王國國會的特權問題、以及國會在行使主權時可以與一個殖民地政府締訂憲法協議的問題，憑他的智慧而能夠作出這樣的解釋，對他自己來說當然可以說是無損於其辯才，可是對於提出這些論點的政府來說，這樣的解釋卻是很難成立的。對於在某種意義上講，只因被迫而才取得英國國籍的人民的前途，聯合王國國會是很難可以說有主權遽於決定的。如果說可以聯合王國主權的名義採行立法措施，同時卻又說不能憑藉這同一項聯合王國權力對一個領土內的事務進行干涉，那真可以說是政治上的玄理，在法律上是無論如何都講不通的。此外，也因為南羅德西亞是一個目前尚未自治、並有權取得獨立的非洲領土，國際法、以及就本案來說，聯合國憲章較諸管理國家的任何足可影響到該領土的國際發展的任何法律都有優先效力。

一六. 還有，正如有人曾經向我們指出，英國法的基本優點是以實施法律的對象的全體同意為其權力基礎。假如從英國法的觀點來看，認為南羅德西亞政府自由處理其自身事務是一項無可避免的憲法上與法理上的事實，那就不但無視了英國國內法的優點——因為處於多數地位的三百萬非洲人已經以最明白的方式拒絕了那項憲法，以及從而產生的政府——並且也顯示了對國際法毫不尊重，因為國際法不能容許少數征服者在一處殖民地領土擅自行使因主權及與之俱來的權力而生的一切特權。無論如何，管理當局無權准許那些人享有此類特權。

一七. 我已在這次發言中盡力指出一些客觀因素，在目前南羅德西亞的新情勢之下，那些因素促使摩洛哥代表團與理事會另一個理事國的代表團，以及其他非洲國家要採取行動，將此種情勢在理事會中提出討論。我們相信，我們據自己的判斷認為不得不提

請諸位注意的那些事實，已經構成足夠理由使我們要坦白真誠的對此刻看來已無可避免的一次危機，表示我們的憂慮。當二十四國特設委員會上次訪問倫敦時，Lord Home 與 Mr. Butler 給予該委員會一些代表的印象，是就該地局勢而言，多少還有些希望。聯合王國領袖們不但沒有提到轉移權力的可能性，而且表示 Sir Edgar Whitehead 的可能當選——雖然不能說百分之百地會成為事實——也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提供一重保障，使一九六一年憲法不夠民主之處得以有所匡正。無疑的，Mr. Winston Field 的當選對於聯合王國是很失望的，可是聯合王國政府很快就將作出的決定卻早已使非洲感到深切的失望。

一八. 我一向認為，唯有時間才能使我們瞭解一些歷史事實的真正重要性，當代的人是很少能夠完全瞭解當前的歷史事實，及其全盤影響的。在理事會中曾經發言的非洲人並不自以為有先見之明，可是他們可以毫不躊躇地說，聯合王國政府向南羅德西亞及其他地區的種族主義寡頭政客投降是一項有空前重要性的事情，而且對於非洲前途來說，勢必帶來重大後果。同時，對聯合王國來說，在其推行殖民政策的歷史上，這也是一個最具決定性的時機。在南非成立白人政府時，也沒有人認為那是一件危險的事。

一九. 今天，南非共和國為我們帶來的一些問題，甚至連聯合王國有時也與我們連同一起真誠地加以譴責。Lord Balfour 在中東所推行的政策，在當時看來，也許只不過是在約旦河兩岸、勞倫斯(Lawrence)風雲際會時的一支插曲而已。因 Balfour 政策而受到災害的只是阿拉伯人而已，可是現在對於衡量因此而引起的後果，卻不只是阿拉伯人了。為了此種理由，聯合王國在南羅德西亞目前的所作所為也就更形顯得嚴重了。很不幸的，我怕我們還有許多次要回到這個題目上來。可是，在目前，從聯合王國的威望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在其當代的殖民政策中有兩個標記——就是 Mr. Attlee 與 Lord Mountbatten 在印度所採取過的行動、以及 Mr. Macmillan 與 Mr. Butler 在二十年以後、不遵行那項傳統而在南羅德西亞所採取的行動。

二〇. Mr. STEVENSON (美利堅合眾國): 由於三十二個非洲國家的請求，安全理事會正在審議南羅德西亞問題。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理事會各理事國接到迦納、幾內亞、摩洛哥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四國代表團的要求〔S/5382〕，請安全理事會審議南羅德西亞情勢。

二一．當時我們會仔細地研究了那封信，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國想必知道，在說明節略中雖然提出了一些理由，我們對於南羅德西亞情勢是否需要理事會採取行動，以及該地情勢在經特設委員會審議以後是否有任何顯著變化，都不無保留。

二二．關於這一點，應該記得，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日特設委員會曾就該委員會認為南羅德西亞境內的爆炸性情勢益趨惡化一點，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我國代表團在特設委員會中並沒有支持那項決定，可是我們注意到該委員會也只是將此項情勢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而已。它並未提請安全理事會審議。但我們雖然不無保留，我國代表團也並不反對理事會審議這個項目。

二三．從開始討論時起，我們會仔細傾聽了迦納、坦干伊喀、馬利、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烏干達各國代表團所提出的各項論點。我們相信各該代表發言的透澈與詳盡，對於理事會工作的進行，大有幫助。我們也曾仔細研究過聯合王國代表以同樣坦率的態度所提出的立場，聯合王國對南羅德西亞是尤其負有特殊責任的。我們會參照憲章規定研究了四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所提出的論點，我們也曾對它們對於為什麼要在目前促請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動所提的意見，細加思考。我們這樣做，是想知道到底南羅德西亞情勢是否有任何新發展應該由安全理事會審議或採取行動。

二四．迦納及其他非洲各國代表團的代表在向安全理事會發言時，辯稱依據解散中非聯盟的維多利亞瀑布會議所達成的協議，將有些權利移交給南羅德西亞政府，尤其是空軍與陸軍的移交，構成了一項足可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行動。今天，我們也聽到了摩洛哥代表很有力很動聽地提出了同樣的意見。

二五．讓我現在就所提出的問題，及所提出的一些論點，來表示我國代表團經過審慎思考以後的意見。

二六．首先，我認為必須強調聯合王國代表所提出的一項意見，就是嚴格地說，因維多利亞瀑布協定而產生的行動是將一九五三年以前許多年來就已由南羅德西亞政府行使的某些權利重新交還給該政府，那些權利在一九五三年移交給聯盟，在該聯盟解散以

後，現在又重新交還給南羅德西亞。這種權利的交還是與長久存在於聯合王國與南羅德西亞之間的憲政上的關係是有密切關連的，當然聯合王國至今仍在南羅德西亞行使的一些權利也就是以此項關係為其基礎。

二七．我認為，在決定是否應該就這個問題採取行動以前，我們還必須仔細地審議另一項有關因素。一些非洲國家的代表團曾建議，在維多利亞瀑布曾幾經週折才達成的關於解散聯盟的協議中的某些規定，為了我早先已經說過的一些理由，應予撤銷。不管我們是否同意此項意見，我們卻不能否認若就那些規定採取任何行動，或建議採取任何行動，都勢必影響在維多利亞瀑布所達成的協議的整個結構。理事會理事國都知道，那項協議牽涉到尼亞薩蘭及北羅德西亞、以及南羅德西亞的前途。我相信沒有人可以說，聯盟的解散不是出於有關兩國人民的意願。維多利亞瀑布協議是解散聯盟的行政手續，如果要提議變更該協議的規定，就可能損害到該協議的效力，從而延遲了北羅德西亞及尼亞薩蘭的獨立。

二八．聯合王國代表 Sir Patrick Dean 昨天在理事會發言，曾經提出了某些重要而又可以使人得以安心的論點。他當時指出，將武裝部隊交還給該地政府並不絲毫影響到聯合王國政府對那些部隊行使控制權的程度。換句話說，這些部隊在南羅德西亞領土境內境外的駐防與使用，在事實上並不因為交還給南羅德西亞政府而有任何變更。

二九．因此，我們的結論是不問某些理事國對於武裝部隊的使用可能持有何種意見，事實上南羅德西亞情勢並未因維多利亞瀑布會議所議定採取的行動而更趨惡化，以致需要安全理事會依據憲章規定的責任採取行動。聯合王國代表還說，他的政府一向保有並將繼續保有對南羅德西亞的一切對外關係及行動的最後責任，一直到兩國憲政上的關係有所變更為止，我們聽到了此項聲明，更是感到安心。

三〇．我們深信聯合王國會運用其全部權力，確使這些武裝部隊，不管是否像目前那樣名義上屬於聯盟或是屬於南羅德西亞政府，對南羅德西亞的非洲鄰邦的安全，決不會成為一項威脅，或成為對非洲大陸的和平與安全的威脅。關於內部安全的維持，那當然就是南羅德西亞政府的責任，我們從聯合王國代表那裏知道，這些部隊“在現有安排下，可以為此目的而

加以使用，正如他們在交由南羅德西亞管制以後也可以加以使用，毫無不同之處”（第一〇六六次會議，第二十五段）。

三一．聯合王國代表在向理事會發言時，也曾向我們就南羅德西亞在目前選舉安排下，或在不能為該國大多數人民所接受的條件下達成獨立的可能性，提出過某些保證。首先，他確切地說，將前聯盟的權力交還給南羅德西亞政府並不絲毫更改南羅德西亞與聯合王國之間的地位和憲政上的關係。因此，南羅德西亞不會比今天享有更多或更少的主權，它與聯合王國之間的關係仍將維持不變。他告訴我們說，關於獨立問題並沒有任何祕密的或公開的承諾，所以這個問題完全可以公開地作更進一步的討論。他曾在此聲明，聯合王國的立場是，南羅德西亞政府必須提議修改其憲法，俾擴大在立法機構中的代表基礎，並儘速實施，然後才可以就獨立問題作進一步的商量。他說，曾經這樣知照過南羅德西亞政府，當前的情勢就是如此。

三二．在我國代表團看來，這些也就是我們當前所審議的問題的癥結所在。有人也曾提出過其他爭點，例如依據憲章第七十三條南羅德西亞所應具有的確切地位，以及大會決議案的問題等。這些論點雖然都關涉到南羅德西亞的全盤問題，可是對於因實施維多利亞瀑布協議而引起的情勢，卻是全不相干。我不想對這些問題以及所提出的其他問題作一判斷，但認為到目前為止的辯論顯示出三項要點。

三三．第一，因維多利亞瀑布會議及聯盟的解散所設想到的發展，特別是將權力交還給南羅德西亞政府，及武裝部隊的調配，都不會使南羅德西亞目前存在的情勢更形惡化。第二，此項權力的移交也絲毫不會影響到南羅德西亞的目前地位，或是聯合王國與南羅德西亞之間的憲政上的關係。第三，聯合王國政府並不想在修改憲法，使選舉權得以顯著擴大以前，考慮南羅德西亞的獨立問題。

三四．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考慮，都不應解釋為美

國對南羅德西亞國內情勢所一再表示過的意見，已有任何變更。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後來又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最近又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美國發言人曾經對南羅德西亞人民表示過同樣的希望。美國希望南羅德西亞的選舉權可以逐漸開放，以期容許一個基於取得其治理下的全體人民的同意而得到合法權利的政府的出現。美國希望南羅德西亞的種族歧視現象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都能夠消除。美國更希望能看到南羅德西亞充分自由地享有自決權利，使其國內人民間可以獲致寧靜並可與其鄰邦維持互利的關係。

三五．我們對南羅德西亞所存在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勢，以及對此項情勢在整個非洲大陸所可能產生的影響，都會一再地表示過我們的關懷。我們會一再強調需要加緊努力，以增進聯合王國代表在另一個論壇所說的有利於自由而循序促進憲政發展的那種政治空氣。最後，對於在領土情勢能有所改善以前就准許其獨立的可能性，我們也曾一再表示我們的憂慮，這一點我早先也曾指出。

三六．我們的立場是，聯合王國對南羅德西亞負有特殊責任，聯合王國亦已再肯定承認其對該領土的最後國際責任。我們在過去曾促請，我們仍將繼續促請聯合王國運用其特殊影響力儘速擴大選舉權的基礎，並儘速消除種族歧視現象。我們相信，聯合王國現在正在朝着這條路上走，這個方向是與該國在其他領土的一貫表現完全相符的，這一點已經由先前幾位發言人加以承認；如果能夠得到所有關係方面的合作，趕緊朝着這個方向走，那麼不但會帶來理事會各理事國所企求，而且也是南羅德西亞人民所最為渴望的解決辦法。

三七．爲了上面所說的理由，美國代表團認為理事會不應在目前就這個項目採取行動。

午後五時四十五分散會